

通志堂經解





尚書詳解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

亳 鄕 相 耿 亳

將治

都

亳殷

殷 亳 之 別 名

民咨

嗟

胥

和

怨作

盤庚三篇

耿水圯不容不遷矣然小民安土且耿地沃饒魚

鹽利重巨室總貨浮言搖衆以致咨怨故書以訓

之○上篇作於未遷時民未悟故其辭切中篇作

於將遷時民漸悟故其辭緩下篇作於已遷後民

既從故其辭益緩或云上篇告臣中篇告民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

之

有居

殷

商之遷屢矣而前數君未聞委曲告諭者風俗日

不如前之淳。盤庚不臨以勢而訓以書厚之至也。

率

皆籲

憂遷衆感

出矢

直言曰我王

祖

來既爰宅于

茲

耿

重我民無盡劉

殺

不能胥匡

正

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盤庚呼怨咨之人而告之曰自祖乙來都耿水圯而未即遷者不忍虔劉我民也然終不能相正以生則不得不遷矣故卜以稽之而曰如我所志也先王有服歷恪恭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此引先王以證其不得不遷

今不承

繼

于古

湯都

罔

無

知天之斷

斷然

命矧

況

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功

天意欲遷斷然矣若不知何以能從先烈乎

若顛

倒

木

如耿

之有由蘖

萌芽復生如

天其永

長

我命于茲

新邑

亳

紹

繼

復先王

湯

之大業底

致

綏四方

遷亳生意之回也京師定則天下定矣

盤庚

教

于民由

始

乃在位

巨室

以常

先王

舊

故

服

法度

今日當

曰無或

有

敢伏

過小人

之攸

所

箴

箴巨室利

己之言

耿圯而沃不利小民而利巨室故巨室簧鼓小民而抑遏其箴已之言如風邪之痺脉絡故原其受病之處教之自有位始謂遷都自有先王故事以

此故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而勿伏小民欲遷之
歲焉則巨室從而小民無不從者矣（一云攸歲即
吝怨之言也不沮抑之川不可防也與後世誹謗
妖言之禁異矣

王命衆悉盡至于庭言通近則王若曰格來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謀黜去乃心私心無傲上慢從康土安
遷之利公也不遷之利私也傲康之失皆自私心
中來

古我先王亦惟圖謀任用舊老成人共政王播布告教之修

治不匿隱厥指意王用不大欽敬罔有逸過言民用不大
變化今汝聒聒言多起信險傾膚淺之予弗知乃汝所

非予自荒棄茲德惟汝含茹德愛不惕畏予一人予若

觀火燎原予亦拙謀始謀不嚴謹作致乃逸康慢

舊人則不隱先王播告之言故王恭己無言而民
化矣今汝新進起而唱說言果何爲者邪予非欲
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
謀致汝之逸也此非盤庚真悔其初之不用刑訓
責之辭云耳（夏）以不欽爲敬舊人

若網在綱網索有條理而不紊若農服事田力穡稼乃亦

有秋歲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不遷則浮言于民至于婚姻

友僚不大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大毒害于
遠邇通情急農自安不昏勉通作勞勤不服事田畝越於

其罔有黍稷

此廣譬曲諭之也網在綱則不從康矣蓋不遷者一時之安此言浮言也豈實德乎汝能去汝總貨之私而佐遷焉則實德及民且至婚友而我乃言汝真有積德矣不然安土如惰農而何有久安之日乎

汝不和

溫

吉

善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

災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

種

于民乃奉

受

其恫

痛

汝悔

恨

身何及

浮言則非吉言矣水記之害及民則亦及爾身悔可追乎

爾時是

小

民猶胥

顧

于歲

言

世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制予制

專

乃短長之命汝曷

弗

告

胥

動

以

浮言恐

沈

于眾若火之燎于原

野

不可嚮邇

近

其猶

尚

可

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

安

非予有咎

非

予有咎

非

予有咎

非

予有咎

非

予有咎

非

予有咎

小民猶恤

歲

言而恐有口過矧盤庚高明剛果執

賞

罰之權而爾可不顧乎火雖燎原尚可撲也曾

謂

汝浮言之動而不可滅乎至此則罰爾自取而

非

予咎矣

非

予咎矣

非

予咎矣

非

予咎矣

遲任

古之

有言曰人惟求舊

成

器非求舊惟新

人與

古我

先

王暨

乃

祖乃父

臣

胥及

同

逸

勤

予

敢

何

動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用

非罰

不當

罪

世選

爾

勞

予

不掩

蔽

爾善茲予大

享大烝之祭

于先王爾祖其從

隨

與配

享之作福

福善

作災

禍淫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不當賞之賞

撲滅之說恐疑濫刑也故告以汝舊人之子孫予

固不敢濫罰然先王先正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濫

刑不可也濫賞亦何可乎若縱浮言而不撲則為

非德矣

予告汝于難

遷都之難

若射之有志

志精則中如遷有志則成

汝無侮老成人

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

無弱

輕孤有幼

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遷即小人之收歲者

各長謀于

厥居毫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遷之謀

遷雖難事也有志則竟成矣老成慮遠孤幼受害

皆欲遷者也其唱不遷之浮言者巨室新進而

汝能無侮無弱則能謀長以從上而不從康以從

上德

無有

間

遠

疎

邇

親

用罪

刑伐

厥死

浮言不悛有死之道也

彰

顯

厥善

助遷以施德於民者

邦之臧

遷而善

惟汝眾

功

邦之不臧

不遷之禍

惟予一人有佚

故

罰凡爾眾其惟致告

轉相告

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

敬

爾事齊

整

乃位

居所

度

法

乃口罰及爾身

弗可悔

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後半篇嚴厲整肅反

覆抑揚於勤懇中時露賞罰之意使人知有警懼

無怙終以罹於罰此有虞明刑無刑意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

起行

惟涉河以民遷乃話

話言陳說

民之弗率

從

誕

大

告用亶

信

其有衆咸造

進

勿藝

慢

在王庭盤庚乃登

上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

廢

失朕命

上篇未遷則未動也下篇已遷則既靜也惟中篇

則將遷將遷則動而未靜時也跋涉險阻蒙犯霜

露人情倉皇安危存亡所係正在此時故話之進

之曰用亶曰明聽所以感化提撕之者尤切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順保

保亦

后

前胥

相感憂

鮮

少

以不浮

如舟浮水順通無阻礙

于天時殷降

下

大虐

天時之災如嘯柜耿皆迫於已

先王不懷

懷安

厥攸

以作起

視民利

去危就安

用遷汝曷弗

我古后之聞

后承民民保后后民相恤以順天詔而相相而耿不敢懷安求民利耳往事所聞如此汝何不念而

疑今日之遷乎

承

順

汝俾

使汝遷

惟喜康

安

共非汝有咎比

近

于罰

予若籲

呼

懷念

茲新邑

毫

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毫之遷樂與民同其安也豈以殃罰之乎為汝故

以從汝志耳豈以徇我之欲乎○民不欲遷而以

遷為不從者欲安者民之大欲遷而久安乃所以

不從其欲安之本心其不欲遷乃一時暫蔽於浮

言之私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遷矣而方曰將試辭意之婉厚之至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病乃咸大不宣布乃心欽念以

忱動感予一人爾惟自鞠窮自苦若乘舟汝弗濟疑

中流不急臭腐厥載爾忱不屬聯屬惟胥以沈弱不其或稽

考還不遷自徒怒銅滯曷何瘳愈汝不謀長遷為長以思乃災

之利害自徒怒銅滯曷何瘳愈汝不謀長遷為長以思乃災

不遷汝誕大勸憂沈溺今其有今苟目前罔後後悔汝何生

此詳告以不遷之禍也

今予命汝一心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倚依乃身迂曲

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

畜養汝衆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

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

虐汝乎

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亢爾先祖予丕克羞進爾用

懷念爾然此如失于政當遷陳久于茲耿高后丕乃崇重

降罪疾我於曰曷虐沈溺朕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其暨

與予一人猷謀同心遷以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

朕幼孫盤庚有比同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

罔能迪求免

以高后在天之靈傲之殷尚鬼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汝有戕

則我民之象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絕水蟲古人取其殼為寶如今用錢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同位在具畜乃

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為寶如今用錢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子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

也○爾巨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耿

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則我高后繼以爾祖父舊

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

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政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

無胥絕遠不宣乃心疎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于乃

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中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觀之則

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

有定論矣○分者不遽責以盡去已見也設中則

公見立而私見自去矣

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怪越踰不恭暫時遇所茲灾

我乃劓小者殄滅大者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以政反又如字變易也種

種惡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定厥攸所居居民乃正厥位分都邑立宗廟○夏云元君臣之位綏

安爰有衆曰無戲狎怠懋勉建大命

奠居之始正大命建立之時可戲怠而不懋乎

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徧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合比分讒言怒予一人

事擾無定事定追咎浮言之人寧無以此疑其上

故明告之使勿懷疑以蓄怨也

古我先王湯將多增于前契功適遷于山商用降降我

凶德嘉美績功于朕邦

此言湯居亳以大契之功也

今我民用在耿蕩散析分離居固有定極止爾謂朕曷

以何震驚驚動萬民以遷肆故上帝將復我高祖湯之德

治越於我家朕及篤敬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耿之圯而天使遷亳也

肆予冲幼人非廢棄厥卿大謀不遷弔至由用靈善各非

敢違卜用宏大茲賁大

此言遷之非徇己私意也

嗚呼邦伯諸師長衆官之長百執事之人臣小尚庶皆隱

哉予其懋勉簡拔相助爾念敬我衆朕不肩任好

貨敢果恭生生生鞠養人謀人之保安居敘敘欽敬

惻隱心之公也好貨心之私也不任彼而簡相敘

欽於此好惡之意明矣

今我既羞進告爾于朕志若順否不任好罔有弗欽敬

無總衆于貨寶生生自庸民功式用敷布民德富而教之民心本然之德

永長肩任一心一於民而勿責於貨

予告爾明矣所若所否汝無不欽則無於彼式於此而爾之心一矣向者貪於沃饒之私意盡去而中篇森嚴之令泯矣盤庚以口舌代斧斤其忠厚之至歟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經求色物諸野得諸傅傳巖山險

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誠則一
一則通此周禮所謂正夢也

說命王宅居憂喪亮信陰默不三祀年既免除喪其惟

弗言

當言而不言不敢易其言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先知曰明哲明之實作

則爲天子繼天惟君主萬邦百官承奉式法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無攸所稟承令命

此臣庶引領側耳以聽維新之令也蓋高宗識見之高固有隱然動人於不言之表者矣

王庸用作書猶不以誥曰以台我正正表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與予良賢弼相其代予言

資與予良賢弼相其代予言

恭敬也默用志不分也思道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所在也心純不二則與天接矣

乃審度厥象夢所見俾以形畫旁求于天下說名築傳巖

之野傳巖在虞號之界有閭水壞道常使胥靡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胥相靡隨也相隨坐輕刑之名惟肖似

爰於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以一夢傳說一匹夫相位之重授受無留難

高宗必有以信說者而說亦必有以自信者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工夫相續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大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雨三日為霖啓開乃汝心沃如水朕心若藥弗

眩服之厥疾弗瘳愈若跣徒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金濟川大旱一節切於一節渴想之至也則說可

不開誠以沃之乎瞑眩苦口之言也視欲說之作

朕目也以高宗之明哲而凜然以弗視傷足自處

聖不自聖真見輔德之不可無人也一說以作礪

為治已舟楫為濟難霖雨為澤民

惟暨乃僚屬罔不同心以匡正乃辟君俾使率循先

王迪行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欲其率屬佐王也

嗚呼欽予時是命納誨之命其惟有終

高宗傳說之會遇可謂一時之懿矣善終之在說

深體此納誨之命而已

說復白還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誨命納其承奉疇誰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欲說欽其命以納誨然臣之諫不諫不在乎君之命不命顧其從不從如何耳后之從諫能如木之從繩則主聖臣直雖無納誨之命而自承其從諫之意矣況有命而誰敢不從乎蓋高宗欲責之人而說則使求之已也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告于王曰

周官冢宰統百官此說受命居相位也

嗚呼明王奉若順天道建立邦國設立都邑樹立后

王子天君公侯諸承奉以大夫卿師長衆官不惟逸急豫樂

惟以亂民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使知天子諸侯卿大夫所以上下相承者皆以為民而非以為逸豫之資

惟天聰明無不聞惟聖無不見時是憲法惟臣欽若順惟民

從治

聖之明哲即天之聰明也憲者充之使與天相似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聖人所以服人者曰天而已

惟口樞機榮起兆羞言之失豪釐而羞辱惟甲冑止以起自衛戎已有召

惟衣裳

服以章德

在笥

藏之笥未用之時當謹

惟干戈

以伐罪

省厥躬

吾身無暇乃可戮人

王惟戒

謹

茲允

信

茲克明乃罔不休

美

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天之聰明日命德討罪而已口方言之耳甲冑以自衛耳而羞戎且自此起焉況服之章刑之討顯然加之人而可不謹乎王能戒此則信克明矣克明即聰明之明也日月在天無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遺何足為明老氏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實如口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為之粗也理無精粗粗者不蔽則精者洞然矣其設施何往而不休哉夏云以出於口為命一命再命三命皆口也口起

衣裳當在笥甲冑起戎故干戈當省躬只上二事人加諸我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不可不謹

惟治亂在庶官

賢官

任以邪事

不及私愛昵

近

惟其能

才

爵

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

罔及惡德

惟其賢

德

官爵天所有出於私意則非天意矣

慮

思

善

事

以動動

惟厥時

時措之宜

善理也時幾也善必適時則善為有用如夏葛冬

裘各當其可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之矜之則招損而非天道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先有備無患

一日二日萬幾事事非一事也或云事其事也

無啓開寵嬖納取侮玩無恥諱過作非

君尊如天孰敢侮之倖門開而朝廷不尊是自納

之也過而更如日月焉何恥之有諱之增一過也

歸之人又增一過也非自此日作矣

惟厥攸居心所政事惟醇醇粹

前所言皆憲天之事而此其本原也於止知其所

止則心無非天而大政小事焉有雜之以人欲之

私者乎

黷煩于祭祀時是謂弗欽禮祭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先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

知仁者也然禮天所秩何可增加故說即救之

王曰言哉說乃汝言惟服佩服乃不良善于言予罔

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言哉則深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誠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過

高宗味說之言而欲行之且謂非說言之善則無

可行也其知說至矣然說不喜其知而懼其不力

行必王之誠而於行之難者不難以協先德焉乃

自任不言之咎豈若襟量淺狹者一言遇主遽哆

然自喜以為至足者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盤退于荒野

至荒野求之入宅于河河入宅自河自河求之徂亳又往亳矣暨及厥終後罔

顯遂蹤跡泯沒不復明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聞惟艱之論講學益切悵甘盤之已去而期

傳說於方來也孔云荒野河亳皆高宗舊勞于外

之事蓋高宗父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

故廢業而遂無顯明之德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麴多則甘若作和羹爾惟鹽鹹梅

酸

此作聖之喻也醴未成米水而已羹未和牲牢而

已人之身百體皆備然非親善人以成就之亦天

地間一物耳一說苦鹹酸相濟而成猶君臣剛柔相

濟而成一說麴蘖以發其未有鹽梅以和其已有

爾交左右前後修輔予罔予棄如甘盤去我予惟克邁行乃訓教

此以終酒醴和羹之說也呂云交修者數學相長

互相發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是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得

事不師法古以克永長世匪非說攸所聞王人為君之人猶君人也

人君求聞之富豈以助文辭為觀美哉立天下之

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

謂建事也然聞之多豈無邪正得失雜進者必以

先王之格言大訓正之乃有得無失而可以必上

世卜年之長矣反是則匪攸聞者嚴其辭以明理之必無也

惟學

講謙順

志務

專時

敏

厥修

進

乃來

源源

懷念

念此不外

道積

充實

于厥躬

惟數

教學

受半

教止一

半待學者自悟如舉

一及三聞一知二也

念終始

終而實

典

常

于學

厥德修罔

不覺

監

視

于先王成

成憲

其永

無愆

此言道學之無窮也遜敏以來矣未也必允懷以積焉猶未也必敦學終始以罔覺焉猶未也必監先王以永無愆焉來有諸已也積充實之謂美也罔覺聖不可知之神也學至聖極矣而聖不自聖自聖則自用矣寧無愆乎惟既聖之餘方舉其

身而得之者置之若無之地則學問之道始粹罔愆德之至難也臯陶止曰帝德罔愆呂云徐行後長言道最近為學當辨此心升降心一升則高傲滿假去桀紂之路不遠矣一降則卑遜退抑去堯舜之路不遠矣時敏者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流行來如井泉愈汲愈來馴致日新又新之地源源自生也道我固有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積蓋是心長存無閒則道自參會貫通否則道自道我自我矣夏云積有迹罔覺則化而無迹惟說式克欽承旁招求俊又列于庶位

此說求賢而相與輔成聖學於無窮也呂云高宗

能如上所陳說乃能承意求賢心正而後四體可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此乃汝風化

德即前云來積罔覺罔愆者也舉仰德之功而歸之傳說風化之妙此高宗遜志而望說之切也

股肱手足惟人良臣惟聖

人以體之全而成猶君以臣之良而聖主聖則風化之妙所由出也

昔先正臣大保衡伊尹作起興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使厥

后惟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罪佑助我烈功有祖格感于皇天爾尚庶明

精輔保輔子罔俾阿衡專獨美有商

此以伊尹自任之重望說也

惟后非賢不治致惟賢非后得不食苟其爾克紹繼

乃辟于先王永綏安民

后賢相遇之難而高宗與說適相值焉此興治之大機會也紹辟綏民於此時不能待何時邪

說拜稽首曰敢對荅揚稱天子之休命

敢之一辭說之自任其尹乎君臣之立志如此商其興乎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鳴祖已訓諸王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書一序

高宗彤日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越有雉雉

商曰彤周曰繹

災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其應常遲賢君
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
應高宗夢帝憲天精神與天地通久矣豐昵之過
說前言之然人之過偏於過厚處難變此所以有
雉雉之異也

祖己曰惟先格正王正乃厥事

此孟子所謂先攻其邪心也孔以為言古先格王
正事弭災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典在常厥義理降天年民

有永善則有不永不善非天天絕民民中自中絕命不義民

有不若順德不聽服罪天既孚信命降災正救厥德

乃曰其如台天如何

民不畏孚命之正是自絕其命也欲格君心乃言
民事言在彼戒在此也

嗚呼王司主敬民罔非天子嗣典祀無豐厚于昵

伐天理民若祖父皆天子也豈祖踈而父親乎豐
于昵焉宜雉之不虛來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商書

殷始咎紂不責己周周人乘伐黎地近王畿祖伊恐民歸周奔

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其
乘黎乃方伯之職其事君之小心則自若特紂增
其惡而文增其德所以見咎惡而祖已以此占商
周之興亡而恐也呂云西伯武王非文王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驚呼

天既訖盡我殷命格至人元大龜占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助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

康安食不虞度天性不迪行率由典彝今我民罔弗

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何摯猛余王其如台

此時日曷喪之謂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聖人猶曰命靡常紂乃曰有命在天真亡國之言
也

祖伊反出曰嗚呼乃罪多參列在上天乃能責命于

天殷之即喪指示乃紂功所成不無戮誅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亂天命微子紂庶作誥父師太師少師比

史記紂母生微子時尚為妾改為妻而生紂紂父

帝乙欲立微子大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乃立紂。紂不可告而相與私議於家時事可知

矣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庶亂治正四方

我祖湯行致底遂成陳列于上世我紂用沈弱酗惡于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後殷民罔不小大無小好草且竊

盜姦外內灾在卿士位師相師非度法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敗獲紂為通逃主有罪者皆倚貴戚避罪法無所施小民方興起相為敵鬪讎今殷

其淪沒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渡涯岸殷遂喪越至于

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憂悶如狂疾吾家殷老昏遜遜

于荒野今爾無指意告言予顛墮隕墜若之何其

也此微子見殷將亡無所措躬哀痛之至以告二子

父師若曰王子微子帝乙長子天毒酷降災荒亂殷邦方興起

沈酗于酒乃罔畏畏畏所當畏弗逆其者長尊舊有位人

賢今殷民乃攘取竊盜神天祗地之犧色牲全體牲全體

用實器以容容相將食無災罪降下監視殷民用又用從饑

怨結斂聚召招敵讎不怠為不善惟口不足罪合于一同惡相濟多瘠窮民

罔無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起受當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使不為他詔告王子出出迪道我舊云刻

不出紂害之子王子弗出我商乃顛隕不自各靖謀自安人自

各告于先王我不顧問行去遯退

微子嘗欲為帝乙所立盡言則為紂所疑害故去

以存宗祀箕子比干則可罄其忠諫者也故微子

抱祭器歸周而箕子囚比干死各盡其道求無愧

於先王而已此其所以為三仁歟

尚書言解卷五

二十

通志堂

尚書詳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六

泰誓上第一

晁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
列學官張霸僞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
僞泰誓始廢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

孔云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詳見詩大雅縣詩以為受命之

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觀兵孟津卜諸侯之
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歐公闢
之以十一年為武王即位十一年序戊午即中篇

惟戊午直係於十一年之下與書十三年不同者
非序誤字則經誤字也一月者仲尼序書寓春秋
之法也春秋十二公定無正月蓋以舊君已終新
君未立故不書正而書一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百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

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神亶誠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
母元氣始生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

爲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盡其性者不皆然
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
文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以聰明不失靈耳非靈
外別有聰明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溺湎嗜冒亂色女

敢忍行暴虐殺罪人以族及父母妻子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惟但

宮室臺上榭臺上有屋陂澤池掘地停水侈奢服衣以殘賊害于爾萬

姓焚炙炮烙之刑忠良剝剔剖腹孕婦皇甫謐云此于妻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爲而乃如是邪天安得不怒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父肅敬將奉天威大勲功未集

三分天下有其二肆予小子發武王名以爾友邦冢君觀政紂所爲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然安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廟弗祀犧牲粢黍稷盛在器既于凶人盜食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止其侮心慢

觀政云者武王謂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

忍之心庶幾紂之改耳奈何觀察其政積十餘年

而紂昏暴日甚漢儒不察遂以觀政為觀兵謂十

一年觀而十三年遂伐紂非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治作之師教惟其克相助上帝寵

愛紂安綏四方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無罪天實臨之予曷敢有越時厥

志心私

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

同力度計較德力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時措之一且德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十萬萬

惟億萬心人名有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視此則我之德義其勝紂必矣商罪貫盈

如繩貫之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予小子夙早夜

祇懼受命文考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社以爾有

衆底致天之罰天矜憐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紂濁而武清之意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已的不可失所謂救天之命也

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

比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舍于河朔此已渡河羣后以師畢盡會合王乃

循巡師而誓曰嗚呼西土周都豐鎬地在西有衆咸聽朕言

八百畢會而立約束獨有西土者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心本不息如天行健在用之善不善耳猶爲善

爲利皆孜孜焉雞鳴而起也可誤用其心乎

今商王受力行此所謂惟日不足也無度法播散棄犁垢面老成昵親比

近罪人淫酗肆縱虐臣下化之朋聚家干家作仇妬脅

恃權勢相滅無辜呼天穢濁德彰著聞上惟天惠

愛民惟辟君奉承天有夏桀弗克若順天流散毒害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退夏命惟受罪浮過于桀

剥害喪元大良善也謂賊殺虐諫輔比謂已有天命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以古鑑今惟不遠在彼

夏王桀天其以予以民朕夢協合朕卜襲重于休美

祥善戎兵商必克勝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紂乃謂已有天命此興亡之

所以異也夢卜者心與天地合也

受有億兆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治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紂至親不如仁人海濱之老天視目自我民視

天聽耳自我民聽民心即天心百姓有過羅紂之害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作精神侵伐于紂之疆取惟取紂彼凶殘害民者我

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大勇也所以安天下也武之心即湯之心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勗

勉

哉夫子

將

罔或無畏

臨事而懼

寧執

自非敵

恐不能敵彼者乃所以制勝

百姓懍懍

危

若崩

厥角

首也畏

嗚呼乃

汝

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

戊午明

王乃大巡六師

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

明道厥類

善祥惡殃各以其類應無有或爽

惟彰

明

武何心哉天亦何心哉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斲朝涉之脛

冬月見朝涉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

剖賢人之心

此于忠諫以其心異於人剖而視之

威殺戮毒痛

病

四海崇

重

信奸回

邪放

逐黜

棄

師保

師保之臣

屏

棄典

常

刑法

囚拘

奴辱

正士

箕子

郊

社土

不修

宗廟

祖

不享

祭

作奇

怪

技藝

淫

正巧

以悅

婦人

列女

傳曰紂膏銅柱置炭火於下今有罪者行之輒墮火中姐已乃笑

上帝弗順祝斷

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

古人之言非武王私言也

獨夫受

殘賊之人

洪

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

立

德務滋

長

除惡務本

去惡

肆予小子誕

以爾

衆士殄

絕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庶

迪

進

果

致

毅

致

果

以

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

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原我周受命之本歸之文王而不敢以已必伐
紂之功也可謂無必無我矣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兵車三百兩一車兩輪虎賁驍勇之士如虎賁物三百人與受戰

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時甲子癸亥巳陳甲子至而誓昧爽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紂紂近郊

牧野地名乃誓王左左手杖持黃金金鉞斧右手秉執執白旄

尾以麾麾指曰逃遠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順邦冢

大君御治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次旅衆大夫次於卿師氏周官所謂王舉

則從者千夫長統千夫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八國之人舉小

則大者稱舉爾戈戟爾干盾爾矛戟屬予其

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鳴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窮今商王受惟婦姐言是用昏棄厥肆富祀弗

咎昏棄厥遺亂王父祖母弟王父之弟不迪教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亡是崇重是長尊是信是使是以爲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之節乃止

不全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擊戰

乃止殺齊焉勗哉夫子尚庶桓桓武也師直爲壯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四猛獸于商郊弗迓迎克奔不敵以役勞西土勗

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自往歸獸至歸識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近死魄明生則魄死死魄朔也近死魄初二日也越於翼次

日癸巳王朝步行自周京于往征伐商厥四月哉始

生明日三王來歸自商商至于豐文王所都乃偃息武修功治

文事歸馬于華山之陽南放牛于桃林之野皆近豐地示天

下弗服用

記所謂倒載干戈包以虎皮也

丁未日十九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木邊越

三日二十庚戌柴望詳見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盡生魄十六庶邦

冢君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舜典既月乃日也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

明日暎而生明光

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暎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

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

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

于晦

朔初一月光蘇而魄死死魄黑暈減也

初二旁死魄

朏初三日出哉生明

上弦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十六日明減黑暈生

下弦 二十三魄生明減至半

晦 月盡月全黑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后稷稱王建立邦國者尊之也啓開土

師公劉后稷曾孫克篤厚前烈邇至于太王后稷十世孫肇始基本

王迹居岐山之陽實始翦商王季太子子其勤王家我文考父文王昌名

克成厥勲虞芮質成誕大膺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力畏

其力小邦弱懷感其德惟九年大統一未集合三分有二予

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

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

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師所名大山大川神

曰惟有道歸道曾孫周王史追發武王將有大正正其于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虐虐殄絕天物天所生之物害虐烝衆衆民爲

天下逋逃主宗萃聚淵如淵藪如藪予小子既獲得得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止亂略亂之華夏中蠻貊夷狄罔無不

率相俾使恭天成定命肆故予東征自西土綏厥商士

女惟其士女盛厥玄黃幣昭明我周王當爲天休美

震驚動民用附歸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庶克相予

以濟拯兆民無作神羞

濟民一念對越神明

既戊午師逾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美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周師

前居徒倒回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戎衣一衣天下即定乃反湯政政由用舊不改釋放箕子

囚紂所封高比干紂所之墓式憑式商容賢人紂所之間門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鹿臺鉅橋紂厚斂所聚之地大賚子于四海而萬姓悅

服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賢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居位任事必各隨其能重輕民五教五常之教惟食衣食足而後知禮節

喪謹祭遠惇厚信者明顯義有義者崇重德有德者報答功

有功垂拱衣拱手而天下治無為而治

此天地重開之氣象也釋囚封墓式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財發粟大賚則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未歸周時政事也列爵分土封諸侯也建官位事任百官也教食喪祭厚民生也惇明報報勵風俗也此歸周後政事也其文理密察之政行乎公平廣大之中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拱無為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於千載之下也

尚書詳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

紂自焚而死

立武庚

紂子

以箕子歸作洪

大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
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以者箕
子之心不歸周以之歸者武王也箕子嘗言罔爲
臣僕矣然天以是道畀禹傳至箕子非武王莫可
傳也且武庚之立武王遇商有禮矣此箕子所以
歸也

洪範

書所陳治天下大法故名

惟十有三祀

商曰祀以年爲祀

緣箕子不忘商之意

王訪

問

于箕子

訪不敢屈而致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難辭天道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默隲定下民相

輔合厥居生我不知其彝常倫次攸所敘即九疇之先後

降衷秉彝起居飲食凡民所以生者皆天也人主

代天裁成輔相可不知乎武王豈真不知哉聖學

無窮與湯未知獲戾之心一心也

箕子乃思慮言曰我聞在昔非臆鯀陞塞洪水鯀以為土勝

則汨矣汨亂陳其五行五行一曰水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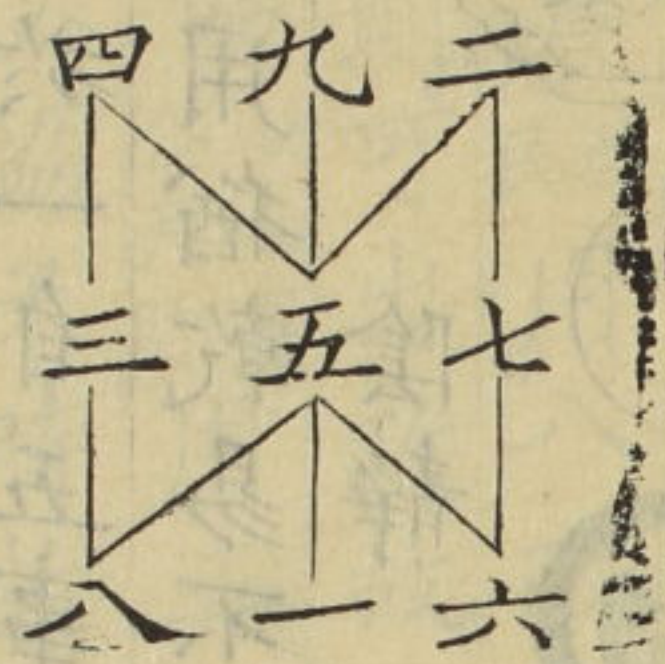
九疇九者如田彝倫攸斁敗

九疇何嘗斁哉鯀自斁其身之彝倫也

鯀則殛死禹子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天豈在身外哉彝倫天理也一豪人為不可加鯀

作為而汨之所以斁禹行其無事自然攸敘孔云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以出列於背數至九禹
因而第之



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

足五居中位

九五一七五三

二九四六八

四五六二五八

縱橫數之皆十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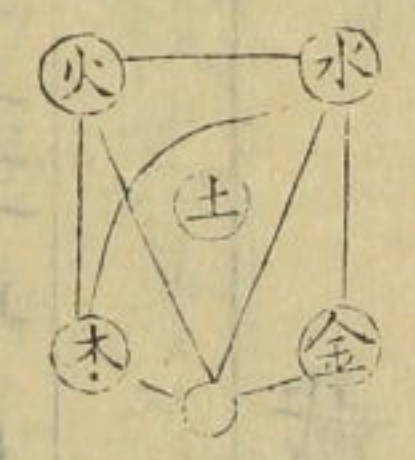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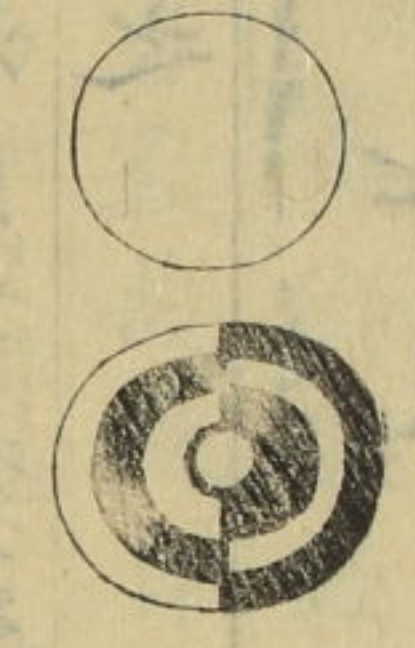
初一曰五行 初一絕句

物莫不有初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則五行者萬物之初也故次於一自五事而下皆自五行推而用之故獨不言用猶乾易不言所利而所利愈大也

陰靜

坤道成女

太極圖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人稟五行之秀以為人吾身之五事即一氣之五行故次二敬者身所以修也

次三曰農厚用八政

身修則可出政故次三

次四曰協以人事合天時用五紀

出政必協天時故次四

次五曰建立用皇大極中

五中數極中理為九疇之主故次五居中

次六曰乂治用三德

正直中 經

剛柔 時中 權

極中也三德時中也執中不可無權故三德次皇極

次七曰明

明白洞達不蓄疑

用稽

以卜筮考決

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無可疑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也

次八曰念

念念不忘

用庶徵

以天時證人事

稽言凶於卜筮尤不若證休咎於天念則心與天一矣

次九曰嚮

嚮此者

用五福威

背此者威以

用六極

君子修之吉小人背之凶出太極圖說福極豈自外至哉

次八言休咎所以正后身之是非也次九言福極

所以正萬民之是非也故疇以是終焉

五行

自此以下箕子以所傳詳釋疇義也

五行順布循環無端流行無息故謂之行

一曰水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陰根陽也

二曰火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陽根陰也

三曰木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曰金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曰土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數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水

火

木

金

土

成數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

天數

五陽

一

三

五

七

九

地數

五陰

二

四

六

八

十

此五行自然之數也

水冬位 仲冬一陽生故為水數

火夏位 仲夏五月陰不奇必以耦故以季夏

二陰生為火數

木春位 仲春二月陽不耦必以奇故以孟春

三陽生為木數

金秋位 仲秋四陰生故以為金數

土四季 春季為先故以五陽生為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從人革變土爰

是稼穡 春曰稼 秋曰穡

此五行自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流下至海為鹹 炎上作苦炎焦作苦 曲曲土上作酸幹枝花實則酸 從革作

辛生綉而辛 稼穡作甘

此五行自然之味也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明其性

別其味不得而略也

二五事

形色天性物則也所當從事

一曰貌木 二曰言金 三曰視火 四曰聽水 五曰思土

始孩而貌稍長而言於是能視能聽而思終焉呂

云孔門四勿視聽先言動箕疇五事貌言視聽者

顏子為已舉目皆用工之地人君動容作命天下

觀聽繫焉故也

貌曰恭言曰從理順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微通

此踐形之學所謂敬用也恭從明聰睿形色中本有此性特不敬用而非有事焉則失之耳曰如水曰潤下云者本然之體也

恭作用工肅動容貌從作又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明作哲無不聰作謀善

睿作望禮

自其本體而用工焉則德成矣夏云作成也

三八政一曰食粒二曰貨懋三曰祀報本反始立國先宗廟作器先祭器四曰

司空度地五曰司徒教掌六曰司寇刑掌七曰賓朝覲會同八曰師軍旅

食為急貨次之食貨足則報本神得其所而後民安其居逸居不可以無教弼教不可以無刑此四

治也來庭焉則賓之不庭焉則師之此外治也。

此即周官六典之所從出也食貨冢宰之職祀賓春官之職師夏官之職也

四五紀

五者人事之經紀不協則先時後時紛亂無統矣

一曰歲紀四二曰月紀一三曰日紀一四曰星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辰十二辰以

紀日月五曰曆數以日月星辰之度數所會

此堯典羲和之事也一說歲為歲星每歲歷一辰十二年一周天月顯乎夜日行十三度有奇日顯乎晝日行一度星辰即歲月日所行之次

五皇一曰大極中

龜山云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體也（一云）皇君也猶言主極有極者天建極者君也朱氏專主至之說有皇極辨

皇建立其有極

極率性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聖非豐愚非嗇也特凡民有之而不能有其有必有聖人焉立之此修道之教也

斂聚時五福極建於此則福具於此用敷布錫與厥庶凡民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福非極外物也聖人先會此極則福聚於聖人矣遂敷之訓而還以立民之極則福散

民矣

惟時厥庶民于往汝君極錫與汝保守極

極本民所有也民不能有賴君之教而有遂以此極為君之極君者萬民之取中一民弗保君之職有虧故曰錫汝

凡厥庶民凡庶之民無有淫邪朋黨人臣無有比阿私德惟皇

大作興起極淫此以君能立極

極性之所固有者也淫比習之所當無者也固有者有則當無者無有矣此天理人欲之界限也

凡厥庶民有猷道有為能有守執汝則念不之忘不雖

協合于極不亦惟入于咎罪皇大則受容之而汝康

安而色載色載笑曰民予攸所好德汝則錫告之福極
和匪怒伊教之五福孔時人斯則其惟皇之極

有極而無淫比則天下皆可教之人矣故此下詳
 言設教之術猷為有守能進取者也固當念之不
 協不罹有所不為者也亦當受之隨其氣質色笑
 以教之而其好善之機動焉則隨以嚮用之福利
 導而大歸之極皇極聖人其委曲成就斯人如此
 也一以曰好德為君之言

無虐榮單獨弱而畏高明強人之有能有為使羞進
 其行德而邦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才德兼全既富祿方
 又穀善持汝弗能使有好愛于而汝家國時此人斯則

其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為汝用咎罪

聖人之教一公平之心而已不陵弱不畏彊惟於
 其有才者進之德以立邦家之基而已此正人之
 必富且穀所以勸天下之善以興民俗也苟正人
 不見尊用以無好于而家焉則人不知為善之福
 斯其辜而無好德矣於此時而方欲以錫福誘之
 何及也。夫人之生均稟此極而其氣質則不無
 上智下愚中人上下之間焉上智者不待教皇極
 之教為中人設故利導之術不得而不詳此綏猷
 為后之責也不然則陷吾民於其辜而胥為自暴
 自棄之下愚矣可乎哉

無偏

正不

無陂

平不

遵

用王

道粹為王無

之義

無有作

私意

好遵

王之道

無有作

惡遵

王之路

義路也道若大路然

無偏

私於

無黨

私於

無

王

道蕩蕩

大而難名

無黨

無偏

王道平平

平而易見

無反

如身當仰而反

側

如身當正而側

王道正直

正道皇極之本體

會

動出而合

其有極

歸

入而靜歸

其有極

此聖人

所以建極

之本

有諸已

而後可以

求諸人

聖人將

以極教

人必先

置之

吾身

於醇粹

之地

遵者

用工之

始也

力去其

所謂妄

作以遵

之自外

而入

之辭也

至蕩蕩

以下則

人欲淨

盡天理

混融無

事於遵而

出入往

來無往

非極矣

極之在

我者全

而

以之建

極何難

焉呂云

此反復

吟咏皇

極之體

先

有會而

後自歸

會如會

聚之會

歸如歸

宿之歸

一

云君會

極則民

歸極

曰箕子

皇極之

敷言

是彝

常是訓

教于帝

天命之謂性

其

訓

謂教

凡厥庶

民極之

敷言

是訓

是行

天子之

光

性之

曰箕子

天子作

民父母

以為天

下王

任修道之責

此箕子

總結前

說也皇

極之教

秉彝之

天而已

帝

降之衷

君民同

一初性

天光湛

然虛明

洞達何

間而有

氣質之

異習而

遠焉未

覺者視

先覺始

相絕

遠矣然

其本同

之性未

嘗泯也

有聖人

焉以天

訓

而行之

則天性

一覺而

民之天

即天子

之天矣

覺

有先後

覺則無

先後先

覺後覺

均一覺

也而豈

其

尚書

羊解

卷七

通志

堂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遠而此天生烝民而王者代天作子又能全上天不全之功以更生之乃元后作民父母之職分故箕子於皇極之疇以是終焉（一云）此民頌君之辭六三德

此時措之宜也人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乃以納民於中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此皇極之本體也中也

二曰剛克

勝於柔

三曰柔克

勝於剛

此皇極之用也權也

平康

時之

正直

用正

彊暴

弗友

順

剛克

治以刑法

變和

友順

柔克

勸以爵賞

此時而措之也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正直行所無事剛克所以抑其過而柔克所以進其不及權所以為中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非中之外別有權也

沈

伏也

潛藏

剛克

高明

顯柔克

剛勝矣而沈潛之使不流於暴柔勝矣而高明之使不流於委靡此抑揚之妙剛柔所以不離於正直也（孔云）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喻臣當執剛以正君高明謂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

四時喻君當執柔以納臣呂云沈潛重厚之人教之以剛高明有才之人教之以柔

惟辟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汝家凶于

而國人臣用側正頗不平僻中民用僭越忒差也如魯三家言六卿

此言操利勢以用三德也名分嚴然後闔闢運量

由己推移否則德將安施乎惟辟所以嚴一人之

分也臣無有所以安天下之分也呂云中者天下

之大本人君亦天下之大本臣有之是二本也非

中亦非權矣

七稽疑

擇建立卜龜筮著人乃命卜筮

著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人之至公無私者乃通

乎著龜

曰雨兆霏霏曰霽兆舒舒曰蒙兆蒙暗曰驛兆絡驛曰克兆交錯

此龜卜也灼通視其兆之形

曰貞內卦靜曰悔外卦動

此著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著以

成爻卦內外

凡七卜龜五占著用二衍推忒差

以卜筮推知其忒而防悔吝

立時是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官三兆曰玉兆瓦兆原兆三易曰連山歸藏周易俱有三法故必建三人從二人從衆也

汝君則有大疑如遷毫謀及乃心先蔽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詢謀及卜筮昆命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順身其康彊子孫其逢遇吉

此成王定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事聖人

與天地萬物爲一無所不順流慶無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此如盤庚遷亳筮龜無心之物既從則他雖有逆

或別有私心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祭吉作外征凶

聖人洗心滌慮假無私之物以寓吾誠一有不從

必有未盡作內猶可作外則必不可矣

龜筮共皆違背于人從用靜吉用作動凶

汝卿士庶民從矣何拘於枯莖朽骨哉古人卜筮

與後世異此理此義至精至微蓋有天下舉以爲

然而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以天之五氣時與恒曰雨曰暘日曰燠暖曰寒曰風

雨暘燠寒風○五者陰陽曰時五氣往五者來備皆以各以其敘當雨

通志堂

通志堂

當陽庶草舉其細則蕃滋庶豐一極備多凶一極無凶

來備以叙休徵也極備極無咎徵也

曰休君政美徵證曰肅貌恭收斂時雨當雨而雨若順曰又言從時

暘若曰哲視明不昧時燠若曰謀聽聰作謀深沈時寒若曰聖思睿時風

若

各以類應若桴鼓影響也天人豈相遠哉

曰咎君政惡徵曰狂顛恒雨雨極滋而無陽若曰僭躁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迫恒寒若曰蒙闇恒風若

蒙視聖不啻天壤何為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

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功矣

曰王省察惟歲歲功之成總其綱也卿士惟月月師尹惟日歲

月日時無易易位百穀用之以成又治象用明修俊賢民川

章顯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人用

昏不明俊民用微卷而懷之家用不寧

前所言以天證人此所言以人法天也王總其綱

卿士師尹理其目尊卑繁簡不易位則為休否則

咎矣

庶民民惟星如星星箕有好風星畢有好雨日月之行

度則有冬日進而北月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有夏日退而南月春東從從赤道夏南從赤道月之從

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則以風雨

星之好無常也日月之行則有常自有體統若不

可有所徇也然月之行乃有從星而風雨何也然

則安可謂治之自有體統而翹然不從民欲乎一
云月失道妄行則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年永二曰富財足三曰康寧無疾四曰攸所

好德五曰考成終命父母全而生之六極一曰凶終不考短折

壽不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德不好六曰弱自強

順理者自與福會逆理者自與極會兩開其端所

以使民知所趨向也然豈可盡委之民哉董仲舒

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天此又

人主為民之極者之責也五福不言貴者外物也

弱何以與於六極蓋學者大患在不能自強於

或牽引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也

武王既勝殷封功諸侯班分宗廟彝器作尊卑分器

旅葵第七

西旅戎國獻葵大高四尺知人心可指唯大保召公作旅葵

旅葵惟克勝商遂通道路于九夷西八蠻南西旅底

致貢厥葵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舟車所至霜露所墜莫不來往而旅獻葵焉武王

固嘗驅虎豹犀象矣葵奚為而來哉

曰嗚呼明古王慎德謹之一字四夷咸賓朝無有遠邇

畢盡獻方各生物惟只服食器用無他王乃昭明德有

之致所獻于異姓之邦若成王公陳以肅慎之矢無使異姓替廢厥服事上分

寶玉于伯叔同姓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時是庸用展布親親人通志堂

不易改物惟德德有其物物重

明王謹德以來四夷其所獻自服食器用外無異物也且不以奉一身而公之天下又以至公大同之中必文理密察而昭德所致與寶玉之分各有差等焉凡人受其所分之物即明王得之所獻之物初無改易之異然無替服庸展親所以能行乎異姓同姓之邦者惟有德寓乎其物之中故耳若藝之珍奇則豈遠人所當獻而又豈一人所可昭德之物哉

德盛德盛之至動不狎狎慢狎侮君子勞心罔以盡人心

狎侮小人勞力罔以盡其力不役受役於物耳目心之官爲主不爲耳目所役

度法惟貞正玩人以人爲玩喪德喪已玩物以物爲玩喪志物交物則引之矣志豈復

能帥志以道義集寧不助長孟子言言人以道接接以道則其言不能

狎侮之病惟盛德之至者無之下是或不免可不謹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重異奇物賤輕用官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土本性不畜珍異禽奇怪獸

不育養于國不寶愛遠物則遠人格來至也周穆王取白鹿白狼物不至所寶

貴惟賢則邇人安自近始

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不矜持細行終累損大

德為山九仞八尺功虧一簣

九仞虧於一簣可以鑿為細事而不加謹乎

允信迪行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世王

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

所繫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召公所以拳拳也

巢南方伯爵來朝慕義而來芮伯王之卿大夫封邑於芮作旅陳王威德巢命命巢書亡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樂和二公召公曰我其為

與王穆敬卜凶吉周公曰未可以使武戚近死我先王公乃

自以為功已為三壇封土坐北向南以禮太王王季文王同墀除也為壇於南方

坐北面北周公立焉植璧植三壇以禮三王秉珪秉之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史官乃冊祝執冊而祝曰惟爾元孫某冊本書武王名史作書諱

之代以某邁遇厲危虐暴疾若爾三王是有大子武王於文王為子

責疾不可救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予仁若考父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大孫武王於太王王季曰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受命于帝天庭敷布佑助四方用能

定安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隆

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長有依托歸今我即就

命三王于元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待爾

命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棄璧與珪激切之辭乃卜三龜玉兆反兆

兆石習因吉啓開籥鎖見書所藏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兆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受命于三王惟永王長終終周是圖謀

茲王三收俟能念予一人使武王疾瘳公歸乃納藏冊冊祝冊于金黃

滕緘之匱中王翼次日乃瘳疾愈

壽天定數死何可代或謂周公忠愛所迫不暇顧

理非也公之心天也天莫之為而為公之誠意亦

莫之為而為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矣

武王既喪疾瘳後四年死管叔及其羣弟武王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

乃流播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成王幼冲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法誅我無以

告我先王不誅管蔡則周室危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周公居東東征二年武庚速則罪

人二叔武庚斯得伏辜于後公乃為詩以貽與王名之曰鴛鴦

見詩王雖禾亦未敢誚讓責公秋大熟未獲刈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倒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質服以應

以啓金縢之書命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為功代武王之

說二公及暨王乃問諸史祝史與百執事昔從周公請命者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必不穆卜昔

一勤勞王家惟予冲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顯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迎我國家禮亦宜當

王出郊將迎天乃雨反回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拔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其驗至切也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

孔云周分商畿內為三國邛封武庚庸封管叔衛封蔡叔鄭云管蔡霍三叔監殷

及淮夷徐奄屬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絕殷作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攝政以王命告

弗弔

周道不至

天降割

害凶

于我家不少延長洪大

惟思

我幼

冲人

繼

無疆

限

大歷

天歷數

服弗

不

造作

哲迪

導民

康安

矧

況

曰其有能格

至

知天命

此自歎禍速力小任重也

已

發端歎辭

予惟小子若涉淵

深

水

無津涯

予惟往求朕攸濟

敷

布

賁

大道夏作賁飾之賁

敷

布

前人受

所命天

茲不忘大功

文武創業

此言難之當必濟而前人之不可忘也

予不敢閉

藏

于天降威用

天威用以征伐

寧王

孔云安天下之主謂文王也呂云武王

遺

予我大寶龜

鎮國

紹

介繼

天明即

號

命曰

言

有大艱

難事

西土

周所都

西土人亦不靜

安

越

於

茲

此

蠢

果驚動

殷

武王小腆

厚誕

大

敢紀

紀經

其叙

舊叙

天降威

武王崩而管蔡流言

知

武庚

我

周國有

疵

病也管蔡

民不康

曰武庚

予復

復商舊業

反鄙

鄙邊

我周邦

寶龜即命大誥一篇綱目也事至於天而定矣

今蠢今翼

次

日民獻

賢

有十夫

人

予翼

輔

以于救安

寧

定武事

圖

圖所

功我有大事休

美

朕卜并吉

三龜皆吉

十夫予翼卜并吉為人謀鬼謀之大同也休吉何

疑焉夏云前言寶龜武王崩後所卜也此言卜吉

將征武庚之初也

肆故予告我友順邦君越及尹氏庶官庶士上中御治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往伐殷逋竄播亡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難大民不靜

亦惟只在王成宮邦君公周室越謂予小子考察翼千翼

不可征伐武王害何不違卜

王以卜吉告邦君御事矣而邦君御事顧以艱大

為疑至謂民之不安咎在王與周公且謂予翼之

夫當察而未可遽信至并卜而欲棄之為此大誥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肆予冲人永長思艱艱大曰嗚呼允信蠢動鰥寡哀憐

哉予造為天役所遣內大投畀艱于朕身越於予冲

人不叩我自恤

邦君艱大之說非也然而有是說予亦長思之矣

征伐之舉使鰥夫寡婦思其子從軍誠勞動也然

天方役我遺投以艱大之責我雖欲自恤不可得

也而豈故欲勞民也哉

義以義爾邦君越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當安予曰無忘

予恤憂不可不成乃寧民安考父孔云寧圖功

此責以大義言爾當以無恙安慰我而可以艱大

疑我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東征天天休美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百里而寧王惟卜用泰誓朕夢克綏安受茲

命今

東

天其相

助

民矧況

亦惟卜

吉并用

此以寧王證卜之不可遺也

嗚呼

天明

然顯

畏

畏可

弼

助

我

不

不

基

憂勤啓聖多難興邦其降威之可畏乃所以弼其

丕基而使之丕丕也而何艱大之疑乎

王曰

爾惟舊

人

於邦君御事中提出

舊人逮事文武者

爾

丕

大

克遠省

察

爾知

寧王若

此如

勤

創業

哉

天閼

塞

忘

勞

我

成功

所

予不

敢

不極卒

終

寧王圖事

寧王之興也亦勞矣則今之閼塞勞忘乃我成功

之所也敢以艱大自沮而棄寧王之勤乎

肆予大化

誘善

我友邦

君天

集

助

忱

辭

凡大語所言

其

字字皆實

其

考

察孔

我民

民歸則

予曷

何

其

不

于前

寧人

圖功

攸終

天

亦惟

用勤

忘我

民

勞之者

所

若有

疾

因疾而慎始

予曷

敢不

于前

寧人

攸

所

受休

命休

畢

終

我之忘民之忘一也皆天所以畏而弼之也何可

疑其畏而不察其為弼乎

王曰

若

如

昔

前日竊意孔

朕其逝

往已

朕言

亦

艱

艱

大

日

日

思

王曰

若

如

昔

前日竊意孔

朕其逝

往已

朕言

亦

艱

艱

大

日

日

思

肯

構

屋立

厥父

菑

田一

厥子

乃弗

肯

播

種

矧

肯

獲

刈

厥

考翼

已敬

其肯

曰

子有

後

子

弗

棄

基

肆

故

予曷

敢不

越

於

印

我

救

安

寧王

大命

汝艱大之說我亦遲遲思之矣然終不可已者何

也譬之父底法菑矣而子弗堂播焉則父之散事
創業者必以不肖子目之矣肯言其能不棄基乎
如此則寧王大命印何敢不救也

若兄考

王周公自喻

乃有友

喻三

伐厥子

喻民

民養

喻邦君御事

其可

勸弗救

前堂播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

言陳

爾庶邦君越

及

爾御事爽

國由

用哲明哲

亦惟十人

民獻

迪

誠意

知上帝命越

於天

忱爾時

時平

罔敢易

變法

法

大

糾今天降戾

罪

于周邦惟

大艱人

二監大艱

誕鄰

近

胥

相

伐于厥室

周室

爾亦不知

天命

佑

不易

輕變

予永念曰天惟喪

亡

殷若

如

稽夫

予曷敢不終朕畀

黜殷所以終畀

天亦惟休

美

于前寧人予曷

待其極

究

卜敢弗于從

從天

率

循

寧人有指

意

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

大

以爾東

東面

征天命不僭

差

卜陳

列惟若茲

天之眷寧王至矣何待卜而後知乎我敢不從以

率其疆土也不卜且可無疑況又卜并吉而東征

之舉尚何疑乎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

名代

代武庚

殷後

封於宋存湯祀

作微子之命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啓抱祭器造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至殺武庚後封之宋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發語辭云殷王帝元子子長惟稽古

封先代後自古皆然崇德尊湯之德象賢擇啓之賢統承緒傳繼先王湯修其禮物

商之典章文物如尚質尚白作賓待以不臣于王周家與國周咸同休福永世

無窮

夏尚忠

商尚質

周尚文

黑

白

赤

此稽古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矣。周命維新車旗正朔本末數度皆一新矣而宋得獨修商之舊焉消息盈虛如循環殷因夏周因殷其或

繼周百世可知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後世廢興之際芟夷蘊崇惟恐影響之存哀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一也無不敬聖化也無不通廣大也無不達淵深也不可測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桀功加被于

時當德垂後裔

此崇德也齊聖廣淵湯之全體如元亨利貞非成王深入閭域不足以識之湯之德代虐以寬而已傳以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豈知治體者哉六百年之基一寬仁耳如霸者之機巧智術加於

一時則有之能垂於後乎

爾惟踐

行修進厥湯

猷道

舊久

有令

善聞聲也篤實恪

則輝光

恭慎克孝肅恭神人

道也

子嘉

美乃汝

德曰篤

實

不忘

不可忘

上帝時歆

享

下民祗協庸

用建立

爾于上公尹

君

茲東夏

臺在岐東

此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

教

慎乃服

行所命

令云上公

率

循由

行典

常以蕃

屏

王室弘

大

乃烈祖

湯

律齊

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

輔

予一人世世享

朝

德

善為

萬邦作式

法觀

俾我有周無

斁

厭

嗚呼往哉惟休

惟為善美政

無替

廢

朕命

惟休之語從容涵養無一語及武庚之事聖賢所

過者化天討天命何心哉殺武庚義氣秋殺也封

微子和氣春生也

唐叔

成王母弟

得禾異畝

隴

同穎

穗天以彰成王周公異體同心

獻諸天子王

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山東

作歸禾

一書

亡

天子之命作嘉禾

一書亡言本

君有嘉德

周公既得命

命王

禾旅

陳

天子之命作嘉禾

一書亡言本

君有嘉德

武庚叛而周公出微子封而周公歸

尚書詳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不遷洛之民封康叔文王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皆遷洛周公君陳畢公始中終之所式化也其存而不遷者為餘民衛地康叔所封也

康誥惟三月哉始生魄周公初基立基址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悅會如靈臺子來侯甸男邦采衛五服之邦五服

男居中言邦則五服可知此史臣立言之體百工官播舞民和見著士功于周周公咸

勤勞來慰撫乃洪弘大誥治道

作洛邑者欲以遷商民也命康叔者所以撫不遷之商民也脉絡正相關係卜洛之先已封康叔矣當宅洛時臣民畢會誥於時作焉所以大警衆也故不曰命而曰誥云○大誥東征所作書也前此誥雖作而人方爲疑猶未盡孚至此大和會乃洪前日大誥之意而發明之則人無不孚者矣

王若曰孟侯諸侯之長朕其弟周公以王命告故弟康叔小子封康叔名惟乃丕

顯顯德考文王克明德日月照臨慎罰視民如傷不敢侮輕鰥寡庸庸

用所當用祗祗敬所當敬威威懲所當懲顯民公道暴白於民用肇始造有我區域夏

中國越我一二邦以修始修之二邦我西土惟時怙恃之如父時怙絕句冒屬下句

冒覆之如天聞升于上帝天帝休美天乃大命文王天之命非本心壹

滅戎大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敘次乃寡有少

兄武王勗勤以成厥勳肆故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衛

自古明斷之君多恃其明而於細微之失不復知文王以丕顯明德而曰謹曰不敢於庸祗威豪釐不苟焉此王業所以興也然文王之本心不過修我之一二邦耳至西土怙冒而天命歸焉則非其心也故終逃之其身而後不能逃其子焉以文武艱難如此然後汝康叔得此東土爲諸侯可不深自警歟林云此篇首尾多及刑左傳曰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立政所謂司寇蘇公是也又曰康叔爲司寇則成王時繼蘇公者康叔也康誥之

作雖使即封本國亦并告以司寇內王詰姦之事故書

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者以衛言也曰內者司寇

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在叔敬敬通述乃文考

紹紹聞所衣佩德言父兄道往敷廣求于殷先哲王賢聖

作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老成人故家遺老宅安心知

訓老成之訓二訓民有所宅則別又求聞多由用古先哲王

義黃堯舜用康保民弘學問于天與天若德裕足乃身粹面不

廢在王命

通文考矣又求之殷哲王商耆成人猶未已也又

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

悉見則學問精深衆理該貫道之大原其出於天

者裕然在乃身而後王命可以不廢矣曰不廢者

言至此僅可免過而已人臣職分豈易盡哉必如

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

廢君命叔懋之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痛瘝病乃身敬哉天畏明棗忱

民情大可見威明小人難保撫后往盡乃心無康安好逸

豫乃其乂民民又則天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無大無小

惠順不惠不順懋勉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政教惟弘

大王道應答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宅順天命作興新

民

民

衛之封以商民惻瘼汝非可忽以為富貴之具也
天可畏而難諶民可見而難保皆爾侯憂責也可
二爾心乎又民亦所以奉天也民情難保召怨之
端不在大小必於其不順不勉者而順之勉之焉
則庶幾可以無怨矣於以弘王助王應保作新定
宅天命皆以汝小子是望可不勉諸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過失乃惟終怙終
不自作不典注絕常式用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橫過適偶爾既道說極盡厥
辜罪時是乃不可殺
此司寇事也虞書宥過刑故之義

王曰嗚呼封有敘為治時是乃大明明其事服服民惟民其勅
相懋和協若有疾視民如身惟民其畢盡棄遠咎罪
若保赤子保民如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天討
無或刑人殺人刑殺非汝封又曰劓割鼻耳割耳人劓耳非汝得私
無或劓刑人戒其

若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也刑可輕刑殺劓刑之乎
一說非汝封得刑殺人也又不可使刑殺人不
於汝封句又曰下亦如上文非汝封得劓刑也又
不可使劓刑人不於汝封承上省文耳

王曰外事司寇王官為內汝陳列時是臬法官司官師法計茲
殷罰有倫敘又曰要察囚情服服念思五六日至子

旬十日時三不大蔽斷要囚

此衛國事也用法天下通用然殷罰又衛之民所素習也故師之服念之久謹之至孔司寇絕旬司主師衆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常用其義刑義殺勿庸用以次就汝封私乃汝盡遜用刑盡曰時是敘有條惟謙曰未有遜事

此申言上意也

已汝惟雖小子未其有有若如汝封之心善朕心朕德惟獨乃汝知凡民自得作罪孽寇竊攘強姦外灾亂殺越取人于貨取其腎強不畏死罔弗慝惡

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民有自得罪而人無不惡以至不得不刑焉此豈朕心也哉

王曰封元惡自得罪大慝已大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敬

服幹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養厥子乃疾

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養

子哀劬大不友于弟惟弔茲此不于我政人為政之人得

罪不教之天惟與我民彝天降大泯沒亂上不教以曰責而曰乃

其速由用文王作所罰注絕刑不孝不茲無赦不率身率而

大戛擊之

自得罪者人可惡刑之已非朕心況不孝不友而亂民彝者乃政人不教之罪於此不自責而思正

身以率之乃徒欲罪而憂擊之又可乎哉

矧惟外

衛

庶子

訓公族之官

訓人

掌教

惟厥正人

長人

越小臣諸

節

有符節者

乃當別

分播散

敷布

造成

民大譽

頌稱

弗念

此念

庸

此用

瘵病

厥君時是

乃引

長

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

皆

殺亦惟君惟長不能

教善

厥家人越

及

厥

小臣外

衛

正

官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

亦罔不克敬

敬

典

五常之教

乃由

用

裕

寬

民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曰

叔

我惟有及

及文

則予一人以懌

喜

民彝泯亂且當自責矧庶子正人諸節乃臣職之

當播敷造譽者顧不念庸以病其君焉於是以其

可惡而速殺之是汝為人君長不能正家以正人

徒尚威虐而小臣外正亦效之矣豈天命汝以德

義之意乎汝知刑之不足尚則必敬敷五教在寬

而以文王之慎罰為法可也汝能法文王之敬忌

而自任曰有及焉是乃予尚德之意也而予云胡

不懌乎

王曰封奭

明

惟思

民當

迪

導

吉康

道

我時是

其惟殷

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起

求矧今民罔迪不適

善

不

迪則罔政在厥邦

刑不可尚則有迪之以德而已人無有不善無迪

之而不從者若不迪則是上之人自無善政非可

徒咎之民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商先告汝德德尚之說于罰謹之

行事今惟民不靜安未戾定厥心迪導屢數四未同化皆

爽明惟思天其或罰極我不能我其不怨天惟厥罪

罪已有無在大亦無在多且不大不多矧曰其尚猶顯大聞上

于天

既不咎民則當自責而已先王之明德謹罰不可

不監也民之迪而未同是我君師之責未盡天且

罰我我不敢怨也王曰責如此叔當如何罪未有

不自微而著者叔其兢兢焉可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結勿用非謀言正非彝常蔽

斷時是忱至誠不大則法敏疾德用康安乃心顧日月乃

德遠深乃猷謀裕寬乃以民寧不汝瑕疵殄絕

非謀非彝則結怨於民矣不可用也惟明善而守

之以誠康焉顧焉遠焉躬自厚而薄責於民寬裕

優柔納民寧謚則汝予嘉而肯瑕殄之乎

王曰嗚呼肆陳汝小子封惟命我所不于常大而汝念哉無

我殄棄絕享知未服命所戒全高尊乃聽所用康又民

此篇將終警叔以深領其告命也孔云天命不于

常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命夏云無殄絕其享

上之意高聽殷上古王遠大之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廢敬典前所謂罔聽朕誥汝乃以

殷民世享世世

此申前意而期以無窮之效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紂為長夜之飲臣下化之此當時大病故一書專戒之

酒誥王若曰明

布詔

大命于妹邦

衛也紂都

乃穆

敬詩穆穆文王

考文王

肇始

國在西土厥誥成庶邦庶士越

及

少正官之貳副御

事朝夕

息不

曰祀茲酒

惟祭乃用酒

惟天降命

置肇

我民惟

獨元

祀天降威

罰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紂沉湎之化溺人者深故文王所以訓其屬者朝夕不息謂夫所以置酒者以奉祀事耳外此而湎

酒者則得罪於天而喪德喪邦矣

文王誥教小子

及其未流而先正之

有正

有官長臨之不取飲

有事

若三農九穀之類不暇飲

無彝

酒常飲

越庶國飲惟

獨

祀

祭飲

德將

以德將之

無醉惟曰我民

父祖

迪又自教

小子

子孫

惟土物愛

愛土所生之物不取糜秣稻為酒漿

厥心臧

善

聰聽

子孫用

祖考之彝

常訓

教

越

於

小

酒飲

大

修身

德小子惟一

視小如大無二汝心

文王誥庶邦下至小子者謹其初也既教之又使其祖考自教之謂酒小節也而大德之敗實自此始故愛土物者所以臧厥心小大一也爾小子謹無以不飲為小德而忽之彝酒之二字正妹土受病之源懲之不得不力也

妹土

提妹土而教之

嗣續

爾股

足

肱手

純一無怠文王之德之純

其藝

種

黍稷

奔走

事厥考

父

厥長

兄

肇牽車牛

遠服

事

賈

商

用孝

養厥父母

厥父母慶

喜子遠歸

自洗

潔腆

厚

致用酒

慰勞乃得飲

前言文王

所以教西土

此以後成王

告康叔

所以

教妹土

粒食懋遷

仰事無歉

至此乃得飲

則其飲

也有節矣

庶士

官衆

有正

長

越庶伯

官長

君子其爾典

常

聽朕教

爾

大克羞

養

耆

老成之人

惟君

盡君道

爾乃飲食

醉飽

成王周公

開飲酒之門

不過三事

祭祀用酒

父母

慶用酒

養老用酒

三者皆良心

所發於適情之中

有養性之術

孔云羞進老成之道

丕大

惟思

曰爾

叔

克永

長

觀

顧省

作動

稽考

爾尚

庶

克羞

進

饋祀

祀祖

爾乃自介

介然自用

逸

飲福得自安適之時

茲乃允

信

惟王正事

德中則能正事

之臣

茲亦惟天

若

順

元

善之長

德永

長

不忘在王家

觀省之

永則一動作

一飲啄

不少放肆

得飲福矣

猶介然

不自縱

如此則能稽

此中爲此正

而進於

元矣元

天德也

天且不違

而王能忘之

乎

孔云介

大也

夏云助也

王曰

封我西土

文王在西土

棗

輔

徂

往

邦君御事

小子尚

庶

克用

從

文王教

不腆

厚

于酒故我

至于今

克受殷之

命

紂以酒亡而周以不腆酒興可以酒為小德而輕之乎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啓畏天顯顯小

民保難經常德秉守執哲天命自成湯咸皆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

成王業王畏敬相臣惟御事厥輔棗有恭不敢自暇自

逸矧曰其敢崇尚飲越於在外王畿服事侯甸男衛邦

國一長越在內畿服百僚屬庶尹正惟亞副惟服宗

二服事尊越百官族里田居不在位罔敢湏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明越尹正人祇敬辟法

此舉商先王不湏酒以為教也君以畏天畏民之

心畏相而臣皆以敬畏應之其不敢飲也猶有所

畏而力制也至不暇則安之矣雖誘之不為也惟

助成君德之顯使其所以正人者能敬法而已敬

商人所尚敬則不飲此止酒第一劑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樂沈身厥命令罔顯于民

祇敬所保養所越方在怨結不易改誕大惟厥縱淫和洩蕩

于非彝常用燕飲喪失威畏儀象民罔不盡痛傷心

惟紂荒縱腆厚于酒不惟思自息酒止乃逸為安厥心

疾凶很戾不克畏死酒使辜在商邑越殷國滅亡無不

罹憂弗惟德馨香注絕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安于天非

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紂酒之禍以為戒也

王曰封予不惟但若如茲此多誥戒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鑑水照當於民監監民照今惟殷紂墜厥命我

其可不大監紂撫安于時當時

監殷撫民於叔乎望誥之多夫豈徒哉

予惟曰汝固愆愆殷獻賢臣侯甸男衛孟侯矧太史

事掌六典八友親友內史掌八柄友越獻臣百宗尊官者矧惟爾

事汝事一服休坐而論道多暇逸服采作而行之矧惟若順疇衆

事之圻父司馬掌九圻之薄回違民非農父司徒若順保民宏父

空司定辟君必慎擇司徒司馬矧汝剛力制于酒

劾愆者敬重之也即前畏相隼恭之意也殷獻臣

侯甸男衛固劾愆之矣況太史內史宗工乎況爾

所事休采乎況國之三卿乎然將愆人不可不自

愆也況汝叔又自當剛制於酒乎夏不劾愆使羣

臣不酒酒剛制使叔不酒酒也

厥或誥曰羣聚飲汝勿佚縱其盡執捉拘以歸于周京

予其將殺又惟殷紂之迪化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

庸用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祀也勿殺而姑教之曰此酒止

乃又不用從我教辭姑教惟我一人弗恤不恤我不弗蠲

乃事時是同于殺至此乃不

曰其殺矣又曰勿殺而姑教之至教之而又不

弗恤弗蠲乃殺之不殺者本其心殺者其大不得

已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慎勿辯使乃司民主民之臣涵于酒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及厥臣以一國達通之情大家以

流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耳故妹土之化以通

一國之情為急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於此脉絡相貫則亂無從起矣此為邦之本也

汝若順恒常越是曰我有師師以典常之師為師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尹正旅衆大曰亦予罔無厲虐殺人亦厥君先敬

勞慰勞肆故徂我所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賊所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賊敗禍人宥

好生之德不特撫新國當然亦三代得天下之本

也叔能師典常而明德謹罰焉則其三卿以下皆

以不厲殺自許亦其君以敬勞先之故其往而宥

刑者亦見其君宥刑之故耳

王古啓開監民監諸侯之長如三監之監自黃厥亂治為民曰

無胥相戕無胥虐至于敬不寡至于屬連屬婦婦合合

由用以容包王成其效效邦君越及御事厥命曷何

以引和緩不迫養引恬安自古王若如茲此監監呼康叔

罔無攸所辟刑

此承前因厲殺之意古王所以啓監者爲民而無戕虐寡必敬婦必屬視民如一體也則今王所以命邦君者亦優游和緩以漸而安康之耳豈以刑而操切之邪

惟曰若如稽考治田既勤力用敷布開蓄去惟其陳陳設修修治

糞壤之類爲厥疆畔勝所畎洫所以蓄水田爲水若作室家既勤垣墻墉墉惟

其塗泥堅塗仰茨蓋若作梓材梓木之良材既勤樸治略斲詳惟

其塗漆丹朱雘采飾

既勤喻前人創業之難也惟其喻今日嗣業之不可不成其終也呂云周自大王王季文武積累周

公復爲定亂十已八九今所少者隄防覆蓋粉飾而已康叔苟不撫摩餘民復爲變亂前功皆廢矣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武文既勤用徽柔懿恭不遑暇食明德懷懷撫爲爲來爲

庶邦享來朝作如兄弟親密方萬來亦既盡用明德文武以德

德成王爲后元后式用文典典舊典集合庶邦不大享皇天既付托

中國禮樂法度之區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也一民莫非其臣則尺地莫非其有王今

惟專德用和調懌先挽後推迷民商民未用懌悅先

王受命天付民

此以實前既勤惟其之論也先王既勤德以懷庶邦矣今王可不式典以益集之乎惟皇天以中國

民托之先王以其用德之勤故也於中國民之中有迷民焉天與先王之意必不懌矣今王得不純於任德以和懌迷民者而懌先王受命乎（一云）先迷民紂之民後迷民武庚之民

已辭歎若茲監叔呼惟思曰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用德者王也而體德以施之民者監也故致歎以深望康叔謂吾心所欲將萬年惟王世世保民而無有間此用德之意者焉監分吾民者可不深長思邪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

舊都宗周文王廟在焉

欲宅洛邑

土中受四方朝會道里均

使召公先相

宅作召誥

后稷封邠公劉遷豳岐西北四百里大王遷岐邠西五百里文王都豐岐東南三百餘里武王都鎬豐二十五里（史記）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宅雒武王本意而未成者也至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將歸政遂營洛邑以居九鼎會諸侯而王都則常在鎬平王東遷始都洛而鎬為禾黍矣

周公作洛有二

湮水西郊鄠爲都定鼎曰王城曰東都湮水東遷
頑民曰下都成周王城在西下都在東春秋王子
朝在王城曰西土敬王在成周曰東土或云成周
王城下都總名

召誥惟二月既望五十越六日乙未二十王朝早步行自

周鎬則至于豐告文惟太保召先周公相宅越若順王命

來行三月惟丙午肅初越三日戊申五太保朝至于

洛卜宅厥既得卜吉則經營規度朝市宗廟郊社之位

太保二月二十一日離豐三月六日至洛豐至洛

不必半月經涉之久者在道審定規模至洛舉而行之耳

越三日庚戌初太保乃以庶殷所遷攻治位所經營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十一位成若翼日乙卯二十周公朝至十

洛則達編觀于新邑營

既得卜一日乃攻位者相視籌度而後興工築也

五日位成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亦見其不窮奢

侈不待曠日持久也

越三日丁巳四十用牲于郊天牛二后稷越翼日戊午五十

乃社五土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禮有以少越七日甲子二十

周公乃朝用書賦功屬命庶殷侯甸男服邦伯方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大作功起赴

達觀之後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

役遷延十餘日者事愈大則動愈遲反覆經營規模全備用工之後不愆於素蓋不於斧斤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離民也而不作綏來動和之妙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贊見乃復入錫予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陳王若及公誥告教庶殷越自根本乃御

事周御事二云如所謂敢告僕夫不敢斥王也

洛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以戒王之辭使周公轉達之王告殷自御事此旅王大意下文乃申言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紂為天子而天授易之茲大國殷之命轉為

惟王成受命無疆窮惟休美亦無疆惟恤憂貢之大嗚呼曷

其若之奈何弗敬天既遐棄終絕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若可憑藉越厥後王紂後民紂之茲服受厥命厥

其終後智明智藏休瘝病民在在夫受害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呼天徂往厥亡逃紂出方執紂已拘嗚呼天亦

哀憐于四方民被紂虐其眷命周用懋王其疾速敬德

敬天德也

相視古先民古之有夏禹天迪啓從順子傳之保面禹稽

天意若順今時此既墜厥命令相有殷湯天迪格

至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令冲子嗣位則無遺

忘壽考老成人多識曰其能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天道

夏殷之與天一如此今皆墜命命其可常乎前人其可恃乎惟有老成不特可以考古道況可以明天道則庶幾可以永保天命也

嗚呼有王雖小幼元子天之元子哉其庶幾不大能誠和于小

民今即休美王不敢後用當躬用力顧視畏于民安輿駭輿焉

王來洛紹繼上帝自服行于土中

民一也而其中有小民焉有民焉尤王者代天子民中天下而定四海者所當加意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此配合皇天愍謹祀于上神

下祇其自時中土又治王厥有成命天命之定治民今休云君命

此召公舉周公之說以證自服土中之論也作大

邑則有大規模大功業所以配天祀神治民而致命之成民之休者皆在此可不重歟

王先不敢服治殷御事化殷民在比近介貳于我有周御事合

周御事為一以漸染陶成之節折性商臣惟日日其邁進王敬作所以敬為

止所不可不敬德不待勉強

性本善也習之遠而有不善焉比介于周則節而日邁其善之天還矣然又當祇德以先之不可徒諉之御事而已也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受天命惟有歷歷繼年年多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今王嗣繼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殷夏命

天命所以長短嗣繼若順功敬而有

國之興亡長短既視之又視之其敬不敬耳

王乃初服宅洛即辟初行政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保養自初

貽與哲人心自有命命在我今天其將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其疾敬德占服初邑新天命王其德之用祈求天永命

邑之新政之新天命之新也敬則永矣其祈也其

諸異乎禱祈之祈矣天之命曰其未可必也哲之

貽曰自所可必者在我而已祈者未定之辭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我亦敢過殄絕戮殺用

乂民民自過我自不過民自無常我自有常若欲有功其惟王位居上在德元元者善之

長乾元坤元之元小民乃惟刑儀用德于天下越王顯先如春氣若於無所

不徧所以顯也

非彝者民之過也王可以其過而亦敢過於嚴刑以

治之乎若欲有功惟在德元元則如天之覆民皆儀

刑而王之顯何以加此○孔云若順禹湯所以成功

上君下臣勤勞恤憂幾曰我受天命不大若如有

夏歷年四百三十七年式用勿無替廢有殷歷年六百二十九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祈天永命在小民而已民惟邦本國之興亡

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誥
屢致意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商民百君子商臣越

友順民保周民從化者受從王威命明德德威王末終有成

命王亦顯當顯其德我非敢勤自謂勤勞言無補國家惟恭奉幣帛用以供

待王注絕句能祈天永命

前言小民此并合讎民友民爲一以待王之威明
而保受之則所以祈天之道盡矣抑此在王之能
而已予何力之有焉故曰非敢勤而用供王者所
以歸重於王室矣

尚書詳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11-27-11